

学习国际标准舞漫谈之五

牛顿中文学校国标交谊舞班成立十周年有感——学舞经历

吴 晔

在这万物生机春意来临之际，我们迎来了牛顿中文学校国标交谊舞班十周年庆典。此时此刻，我无法用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受与感慨，只能怀着对我们牛顿中文学校来之不易的交谊舞班无限热爱，珍惜，爱护与充满希望之情，提笔介绍自己学舞的点滴经历以及教舞的无限感慨。

幼儿园时的我也曾喜欢唱歌跳舞，经常模仿别人的舞蹈，也喜欢偷偷在家“臭美”一番。但有一件事在我幼小心灵中改变了我，从此与舞蹈无缘。小学二年级时，上海市少年宫要来我校招生舞蹈队员，幼稚的我在家兴奋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学校大礼堂集合，我们崇拜的少年宫舞蹈老师终于出现了，我们一个个抬起了头，挺直了小腰板生怕老师看不见。不到一分钟，老师的眼光根本没有扫到我们，只点了三个漂亮，高挑，大眼睛的女孩子走了。当时的我还很小，心想原来跳舞必须是漂亮第一。既然长得不好看，那就不跳舞了吧。于是我就开开心心地走进了喜欢体育锻炼的队伍中，也就忘了跳舞这个茬了。后来在中学，大学里我一直喜欢体育运动而远离文艺和舞蹈。甚至在人人跳忠字舞的文革年代，我周围的好朋友们都一个个进入了文艺宣传小分队，在舞台上唱着跳着，虽然我感到了孤独，但这一切仍然无法让我接近舞蹈，因为舞蹈实在是离我太遥远太遥远了。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8月19日，我们静安区七个可以教育好子女随着上海市由近千名知青乘坐的首例屯垦戍边专列经过三天三夜的旅途，终于到达了北国黑土地。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夹着尾巴做人，脱胎换骨的改造”是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子女唯一的出路。汗水、泪水，血泡、老茧中时常伴随着欢乐、歌声，笑语与幽默。我们牧羊，放马，

我们在抬头望不到边的长陇中割麦子，铲大地。我们扛着 200 斤的麻袋，双腿毫不颤抖地上跳板装车。我们点燃炸药炸山打石头，打沙子，盖房子。我们步行 20 天前往“反修”前哨黑河抢修战备公路。去查海洋修水利工程... 我们不会忘记在大兴安岭莫尔道嘎上游岭的一片森林中，在一声“顺山倒，罗嘿！”中... 一棵参天大树顺着斜坡的方向缓缓倒下，又一棵倒下..... 以及远处传来的喝彩与欢笑声。北国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给我们留下了人生中美好的回忆，白山黑水留给了我们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五年多的锻炼，我不知不觉地从一个不知柴米油盐的上海姑娘变成了一个不怕苦并练就了一身硬骨头的“铁姑娘”了。这个脱胎换骨的演变过程不是一个“苦”字就可以道明白的，因为“苦”中也隐含有微微的甜蜜。

和大家一样，来美后一直忙于上学，工作，孩子，身份.....直到 1998 年年底，我才开始有了锻炼身体的冲动。几经周折后，由于对音乐的偏好和敏感，加之马老师的基本功教学方法对我的吸引，最后选择了学习拉丁健身舞。为了学舞，我中断了古筝学习，打消了学画画的念头。美丽的学舞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每天两小时艰苦的拉丁基本功训练是很枯燥的，我的胯骨天生就紧，加之下乡时的重担压肩，腰板胯骨格外坚硬。为了打开胯骨，我每天以伦巴步的站功站着看电视，20 分钟的冲澡时间也变成了伦巴站功练习。晚上在超市选购时，也是以伦巴步的力推车向前运行。甚至躺在床上也在琢磨胯骨前后左右运动原理，常常是“想出”了一身汗。一般来说，大多数女生胯骨是较松的。我真的很羡慕她们。可是偏偏我的胯骨如此特别。有时真恨不得用一把榔头来敲开自己的胯骨。可以说当时的我，真的是有点“Crazy”。没多久胯骨开始从隐隐疼痛至剧烈疼痛，上楼都很困难。一天，我打开车门，就在跨入车内时胯骨开始了一阵阵剧烈疼痛，瞬间泪水和汗水夹面而来。我痛苦，我彷徨，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后悔自己“自找苦吃”的劲头，我恐惧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会导致我终生与跳舞无缘.....为舞索求和追求的日子真的是一种美好的过程，因为每天都在为新的感觉而兴奋，每天都在为追求更美好的感觉而努力。

这一步步得到的喜悦足已弥补了所有的付出。（此过程请阅读学习国际舞漫谈之一）。

一天，马老师看了录像打电话对我说，吴晔，你以后可以从健身方面去发展挺好的。当时的我也曾想过，也许马老师觉得我练得太苦，也许我跳舞太硬，仍然看得出铁姑娘的影子。也许与周围女伴相比，我的先天条件太差了...但是当时的我真的是太喜欢，太热爱舞蹈了，我怎能轻易就放弃跳舞呢？于是我就采取自我安慰的方式来理解马老师的建议。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仍然坚信马老师一定是用激将法来鼓励我继续努力学舞的。就这样，之后的学舞劲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年轻时的朋友在中国得知我迷恋学舞时，曾写信劝说，他认为这么大的年龄需要“静”，学舞不实际。如果实在想动，最好能在优雅的音乐中，衣着飘逸的真丝练功服“舞剑”，并托人捎来“青龙剑”和真丝练功服.....可想而知，当时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正在与“舞”“热恋”中的吴晔呢？爱是一条不归之路，真正爱舞的人也一样。世上有成千上万的舞迷，也许所有的舞迷们都有着同样的“执着”吧。.

一年半后，我这个铁姑娘舞盲竟然也能与我的四个女舞友们（当时的五个“魔鬼身材”）应波士顿台湾各团体的邀请，出现在Marriott，Mosley 和 MIT 贝壳剧场等大型活动的舞池和舞台上。其中有一个伦巴表演至今令我难忘。音乐和舞蹈表达的是在晨曦的朦胧和林中小鸟的清脆鸣啼声中，我们三个“白裙少女”在林中沐浴着雨露的滋润，呼吸着大自然的芳香，我们自由尽兴地以我们不同的，优美的伦巴舞姿，向大自然抒发着我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追求。在舞中我仿佛真的在透过树叶的阳光和迷雾中起舞，我真的吻到了阵阵清晰的飘香，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在那片黑土地上清晨三点钟领着羊群漫步在滋润芳香的大草原与小林丛中.....内心的纯真，喜悦和阳光就这样真真实实地表达出来了。与其说这只是一片意境，不如说这是一片世外桃园的“纯静”。其实

动和静并不矛盾。坐并非就是静，心静才是真正的静。只要内心无杂念，充满纯真和阳光，那么舞在动中，静就在舞中。

舞让我心灵开放，带给我生命里从未有过的灵动色彩，走出原本僵硬的外壳，去发掘着自身的美感协调性，柔韧性，以及一颗善感之心。舞为我开启了一扇感受世界的窗口。我连续十几年收集舞曲，收集世界超级巨星表演，黑池比赛，世界名师舞蹈讲习...。连续五年只身飞往英国黑池观看世界最高境界比赛以及参加各种世界比赛。不仅如此，我对以前不曾有兴趣的展览以及各类文艺讲座等也开始有了兴趣，后来才发现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舞赠予我自信，因为这门形体语言给了我一种新的灵感来发掘和展现自己内心的美。学舞后，我每天内心充满着喜悦，一种说不出的暖洋洋美滋滋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只能意会而无法用语言表达得清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舞者们的不断追寻与升华。

世上太完美的事情总是不多的。舞也常带给我烦恼，那就是时而的停滞不前，此时如不继续追过去，就只有在原地怅然徘徊。

舞也曾给我带来了痛苦，而且是一种揪心的痛苦，一种比失恋更苦的刺痛。拉丁健身舞是马老师专门为没有舞伴的女生编的，从1998年起，先后有 >40 女性热衷于拉丁健身舞。一年半后大多数女友们因没舞伴及各种原因都退出了，我成了一个落单者。2000年初，我又开始向 Dan Radler and Suzanne Hamby 学习摩登舞。与学拉丁舞一样，不久我又开始着迷于摩登舞。但是摩登舞光靠个人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 $1+1 > 5$ 的道理。双方的个人技巧，综合素质，心理承受力，生理条件，宽容及善解人意等等都会影响天衣无缝的优美摩登舞。那是一种巧力，一种 “smooth strong power of powerless”。我强烈地追求和向往着这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仙境境界。但事实上，没有优秀固定的舞伴是永远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即使你有了这种感觉，又有谁能保证永久拥有呢？学舞的人都懂，找一个好舞伴比找一个优秀丈夫还难上加难。在疯狂追舞的路上，我渐渐认识到必须通过一个渠道来释放我满腔热忱对舞的爱。有一

天，迷茫中的我突然清醒了，这是一种觉醒。我不再为舞伴痛苦，不再为找舞伴而费心了，

我爱舞，就像是爱我的爱人。我尊重舞，因为舞带给我幸福，给予我自信。我珍惜舞，就如同珍爱自己的孩子，舞带给我一个美好的世界，我愿意做舞的奴隶，愿意与舞结伴终生，为我心爱的舞而奉献我的心灵与执著。

爱舞的人不仅要自己美，还应用内心的美去感染别人，让世界一起美起来！我梦想看到波士顿一对对华人学者们翩翩起舞于美妙音乐声中的那一张张笑脸，我决心协助马维平老师，以我的热情，用我赤诚之心将舞中的美与爱传授与感染周围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受益于学舞这一快乐的过程。

2000年9月10日下午，马老师和我一起来到了牛顿中文学校交谊舞班。那时马老师和我曾经议论过，也想象过上百人学国标交谊舞的壮观情景。就这样我们牛顿中文学校国标交谊舞班从“黄埔一期”起，开始了美好和难以忘怀的学舞故事。我也从此由学舞的执着转入教舞的激情。2003年9月，当马老师因忙于气功训练暂离交谊舞班的时候，牛顿中文学校国标交谊舞班慕马维平老师名而来学舞的学生已达百人。（请继续阅读学习国际舞漫谈之六一教舞感慨）。